

心灵驿站

桂花里不见满月

王群

桂花开的时候,哑巴会折上一大枝放在自己的三轮车上,笑得很开心,村里人会笑话他,哑巴是知道的,不过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好。

哑巴是我最小的舅舅,叫华。小时候打针后哑了,这是不幸的事,万幸的是他还听得见。哑巴舅舅没有读书,也没有娶老婆,使一身蛮力,守在生养他的村子里。

我小的时候,哑巴舅舅常常来接我去外祖父家过节。一年冬天,很大的雪,看这样的天,母亲本有些不愿,但哑巴舅舅执意,便松了口气。雪大,我迈不动脚,哑巴舅舅便驮着。抄近道时,哑巴舅舅脚滑,于是我俩就都落进了大河里。我忘记了怎样爬上了

岸,又怎样走了好多路,只记得到外祖父家时,我的脚和套鞋冻在了一起,还有忘不了牙齿打颤的冰冻。那以后,哑巴舅舅就不再来了。

我们都说他小器,哑巴舅舅的确喜欢“敛财”,他有个铁盒子,装着他的宝贝。他知道钱的好处,便做各种活计挣钱,比如送春,帮衬红白事,后来在包装厂谋得了长久生活,每日做很辛苦的活,却舍得力气。因为不会说话,也不多事,是大家都不讨厌的人。他从不乱用钱,都好好存着。每年赶集的时候,他会支出点买一些喜欢的玩意儿。我工作的第一年,赶三月十八大集的时候,我说舅舅你想买什么我给

你买,他只要一怀表藏在口袋里,四十大几的人乐呵得像孩子。

我有时候也有些嫌弃他,比如我特意给他置的出客的衣服总是穿着去干活,弄得脏脏的,一起外出吃酒的时候让人没有颜面,这是我的不对。

外祖父去世后,外祖母照顾他,外祖母不吃荤,每天要单独给他做些荤菜。夏天里他会喝酒,我不乐意他喝酒,只管给外婆买饮料,啾啾呀呀他会数落我的不是。外祖母年纪大了,他会骑着三轮车载着外祖母上街来玩,有时候在我家吃饭,有时候去姨母家,母亲和姨母都会额外多做些荤菜让带回去。

我的姨母是他的妹妹,他很疼爱唯一的妹妹。虽然是哑巴,但他分得清好孬,姨母遇到难处那会,他每日里去厂里探望,还送去烧饼之类的点心。

外祖母家门前有一块空地,种了许多乌饭草,乌饭草原本在山里深处,如今山里人也觉得越来越难打摘。但是哑巴舅舅听到我们说乌米饭好吃,便去山里挖来的,倒也都活了棵,高高大大的,没人特意感谢他,但我吃乌米饭时,就会想起这件事来。

哑巴舅舅还是有些犟的,意见不和时,会向我们瞪眼睛,他有自己的主意,而我们常常仗着自己的健全和他理论,这也是不应该的。他常常比划着告诉我

们,他去世时,要叫吹鼓手,他是存了钱的,一定要唱“三六”。我告诉他,你老了,我们这些小辈会养你送终的,你还会“祸害”我们很多年。他总会不断重复“三六”的事,每次听到我们的许诺,才会龇牙咧嘴地满意。我知道他这是害怕孤单。

桂花又开了,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哑巴去折花了。最热闹的中秋节前夜,哑巴舅舅真的走了,是突如其来的车祸,是让人愤恨的逃逸司机作孽。在满村的桂花香里,在表姐请的最喧闹的“三六”里,在母亲和姨母的哭声里,我想到他载着满头银发的外祖母,外祖母说,华,慢点啊!他总憨憨地咧着嘴笑。



季节
青莹 摄

那年那月

红薯飘香的季节

许明霞

那日在大统华广场,那种香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,老远就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吞咽口水,愈近香味愈浓烈,愈近那周围的人口密度也逐渐大了起来,到了香味的散发地人已聚集成一堆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递着钞票买烤红薯,有的则是在挑拣,判断哪一只更香、更甜。

早上睁开眼时,隐隐约约的红薯味已透过门窗钻了进来,我知道今天婆婆蒸红薯了,乡下的红薯没有城里烤红薯的香味来得那样招摇,是一种安静的渗透,让人感觉实在。当红薯下锅后,泼洒少许的水,便可以生火了,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蒸出那种玉润珠圆、光滑如工艺品的红薯来的,水是一遍遍的泼,多了红薯便会皮开肉绽,少了便会黑头焦脸,全然没有美感,当然也不会引起人的食欲。最重要的是火候,慢慢的、微微的火蒸出来的红薯如山上新熟的板栗,硬中透着粉,粉中含着甜,全然不是城里烤红薯那种没有质感和味

道的软和烂。

难得的还是蒸红薯的那份耐心,坐在灶火前,手中是慢慢地添加烧草,倾听着如天籁般的灶火声,心里却是在感应红薯渐熟的每一个瞬间:该添水了!该降火了!闻到红薯的香味时特别需要仔细,这个时候最容易把红薯烤焦的,人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,特别成功在即,那种心情特别急切,闻到香味意味着红薯已经熟了再添加些柴火便可大功告成了,于是便有了喜悦,有了成就感,也有了些忘乎所以,许多人往往都是这样把红薯烤焦的。我一直都不会蒸红薯,家里人的其他人蒸出的红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焦斑,唯有外祖母蒸出的红薯永远让人爱不释手,外祖母80多岁了,没了浮躁,九仞之极,崩于一篲的道理她不懂,但这么多年的经验却让她们的行为对此做了最完美的应付方式。

红薯在我小的时候常常被当成粮食的一部分,那个年代文革刚刚结束,我们常常睁着

眼睛等待父母们开夜工带回半夜饭,那种大锅饭的余香到老都不会忘记。偶尔对女儿说起她似乎在听着天方夜谭里的故事,也就是在那样的年代红薯拯救了我们饱尝饥饿的身心。我们不奢望水果的,见得少所以从不去想象,倒是洗上一只红薯,用牙啃去外面粉红的皮,脆生生的应时水果便有了,冬天的时候则用萝卜替代。后来联产承包了,粮食有了丰余,红薯也渐渐退出了粮食历史的舞台,成了饲养家畜的一种添加饲料。再后来,人们饭桌上层出不穷的营养,导致了这样或那样的富贵毛病。专家、科学家经过反复考究,不断论证发现红薯是最佳食品之一,它的功能不仅是调节肠胃,还是抗癌的最好食品。于是被人们遗忘的红薯又渐渐回到了我们的身边,而且让人感觉特别的亲切。

红薯的香味让我浮想联翩,许多年以后,在每一个红薯飘香的季节,年老的我依然会想起一个又一个有关红薯的故事。

悠悠岁月

家风是一坛历久醇香的老酒

蒋玉华

家风是什么,在不经意间矫正我们的言行,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指示路牌,在无意中给我们打气加油,更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……家风就在我们大家的身边,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需要我们细心地回味、用心地品味。

家风给我最初的感受是父亲的严厉。有两件往事记忆犹新,一是不准有剩饭,二是逃学被打。吃完饭后碗里不准有剩饭这事,时下的孩子也许认为是小题大做,而在我的童年是绝对不行,每每吃饭时父亲非要我碗里吃的一粒不剩才行,总是对我说“一粒米十粒汗”这样的话。记得有一次感冒不舒服,碗里还剩下大概四分之一吧,实在吃不下,把碗一推。父亲问为什么不吃饭,我狡辩了几句,当场筷子就朝我头上砸来,委屈的眼泪顿时流了出来。这大概就是留在我印象里最初的家风吧。也许可能真是有这样的家风,我不论在哪儿吃饭碗里总是要吃得干干净净。刚上幼儿园时,开始感到新鲜,由于受到约束,“逃学”的念头便产生了。那时上幼儿园是自己来回,每天从家中出发,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跑到油菜地里、大涵洞里等地方进行玩耍。直到一天老师找上门来,才知道此事。父亲大发雷霆,用柳条狠狠打了一顿。说来也怪,自这件事后一直到高中毕业,再也没逃过一次学,起初是怕,后来懂得了道理,这大概就是家风使然吧!

家风是爷爷潜移默化了的“故事”。小时候每天围绕在爷

爷身边玩耍,玩累了就听爷爷讲“杨家将”、“岳飞传”的故事,杨家父子的忠勇惨烈、岳飞的精忠报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,崇尚英雄的种子就悄无声息地根植于心底。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遭受挫折时,爷爷从来没有空洞的说教,他总是不失时机地讲上一两个故事让你不知不觉中得到启发。在以一分之差高考落榜后,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闷气。而爷爷一有机会就给我讲韩信胯下受辱发奋图强、孙滨眼睛被挖著书立学等古代名人的故事,说他们是历经磨难才修成正果。爷爷的“故事”就如时下所说的正能量,让自己慢慢悟出了些道理,人生的路需要自己把握,最终选择当兵从戎圆了大学梦,不能不说是家风庇佑我成长!

家风是既定成俗的一些旧事。从小到大,我家一直延续这样一种习惯,那就是过年过节和平时加菜时,父母亲总是要先装上一碗叫我给住在村前头的爷爷奶奶送去,受此影响,现在也要求我的小孩这样做。看似不起眼的平时事,承载着无形的家风,那就百善孝为先,行孝道那是做人的根本。

家风还体现家人的唠叨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,或多或少会碰到父母和长辈的唠叨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,偶尔静下心来细细体会曾经听过的唠叨话还是蛮有道理的,既是父母及长辈对我们的关心,更是家风门风的传承,等到明白这些,不知不觉中家风让我们正品行、明是非已经多年,教给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。